

- 8 APR 1934

創作專號

目錄

自白

春風所不注意的事

鄉春素描

離愁

春夜隨筆

愛人們應注意的一件事

殘軀

狂瀾

編者

冥岩

馬櫻

萍子

芷心

馬櫻

康筆愷

琪玲

千秋

半月刊

第二十一期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零售每册大洋壹角



上：徐察鸞

中：錢鍾秀

下：范里香

右角：張仙琳



千秋

半月刊

每逢一十六日出版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編輯者：
印刷者：

上海崑山路二七六號
千秋出版社
電話 四五三八一號

上海白克路珊家園

明華印刷公司

電話九二〇三〇

廣告價目
普通地位每期每方時壹元半
長期及優越地位面議
零售每册大洋壹角
半年(十二册)壹元
全年(廿四册)二元
國內不加國外每半年加五角
郵費

自白

編者

春，悄悄地來了。

大地底一切在恢復他們的生機，將在這大好春光中透露出他們的生之光輝來；爲了這一點，我們本來打算在這一期舉行一個「春之發動」期的，可是，爲了時日的匆促，終于沒有如我們理想那麼的就把稿件集中，如期而來的祇有宥冥，馬櫻二君的二篇大作，於是，不得已便預備延到下期舉行，雖然，宥冥，馬櫻的大作在這期便已刊了出來。

更爲了近來外稿寄來的有許多都是文藝作品，而在這許多作品中，有許多是感到棄之可惜的，可是又爲了篇幅關係不能儘量發表，於是，將計就計的便將本期作爲創作專號，雖然，所發表的還祇是所存留的十分之一還不足。

春雖然帶來了倦慵，可是也正是一個

萬物向榮的季節，而公子哥兒們和小姐之類也將在這春光中有許多羅曼司發生，所以，我們預備把這春光中所給予我們見到的聞到的忠實地把他記錄下來，或許，那還不是怎樣的一件無聊的事。希望讀者們有稿件惠賜我們，當然，對於那些愛呀，肉呀，花呀，月呀的無病呻吟或祇配寫在情書上的肉麻的句子我們當絕對的加以摒棄。

我們所需要的是有朝氣的，暴露的文章，如蒙見惠的話，那麼請在四月八日以前寄到。

同時，在這裏，把我們正在計劃中的事情來向各位預告一下子，雖然，那有些類似「空頭支票」，而早先所預約給諸位的也沒有十足兌現。

無庸諱言也無可諱言的，過去的千秋是沒有一點值得我們滿意的地方，尤其是在我負責編輯以後，成績是更外的糟，而

所以造成如此的原因，除了經濟原因以外，其他方面也受到很大的牽制，以致不能依照自己所規定的那麼辦，雖然中間承諸友好和各位親愛的讀者賜稿和指教，使千秋還不致壽終正寢。

可是長此下去是我們所不甘心的，我們當儘力地把它改善，我們的目的：至少使讀者讀了以後像獲得了一些什麼似的。

春天給予我們活力，春天給予我們鼓勵，在這春的季節中我們正在計劃怎樣改革的方法和步驟。希望讀者們有以幫助，因爲千秋是讀者的。

至于詳細的計劃，我們正在商討中，待決定以後當公佈給諸位，不過，有一點可以告訴給諸位的，便是從廿五期（即二卷一期）起，我們當使他煥然一新，在可能內，還預備改爲週刊或旬刊。
這是我們的預告，能不能實行請等着瞧！請相信我們是在盡力的想法改善。

中國人買中國債，請到↓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中國國貨公司

春風所不注意的事

宕·冥

在往年，管他媽的春去春來，和日月的交替，對於年青的玫瑰子是不發生反應的。因之，她只要鼻裏哼了一聲，一切事都可以「管她媽」的解決。對哪！在那個時期，她的眼前只表演着青春的美夢，不羨皇后的珠冕；更不管世界和人類的毀滅。

年青人的生活，誰都是一樣的，無牽無掛，像一隻活潑而又華麗的樂園鳥，憑着目前的歡躍和豪興，可以到處翱翔，彷彿整個的宇宙是自己的世界。不論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後面有獵人的羽箭，這些全可不顧到。

我們的玫瑰子也是這樣生活過來的一個。

春風一陣一陣地吹過，秋雨一陣一陣地落過，夏日的炎威和冬天的殘酷曾經幾度爭鬥過，許多的時日的表現，終於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這些這些，春風哪，秋雨哪，牠們摧殘了玫

瑰子的青春，搗毀了玫瑰子的幻想的宮殿，刺傷了玫瑰子的童心，這還不夠，於是在她二十三歲的春，把憂鬱，失望，苦悶所交織成的網，罩住了她的全身。

春又來了，柳條爆了青，桃瓣吐了豔，年青人的心上也開了一朵歡愉之花。

但，玫瑰子的心上，受了深刻的毒菌，可開不出花來。

每天，淚珠兒從眼眶裏滾下來，在那憔悴的頰上劃着痕。

在大都會裏，雖則沒有春，但和暖的氣息誰都感覺到。春來時，玫瑰子自然也覺得的，也許是的，春的感覺她還有，可是她失去了青春的情緒，換來了些失望的悲哀。

有時，她懶懶地踱到公園裏，她見到春之神所賜與人間的一切禮物，人們都快樂地接受着，可是，她不敢接受，甚而至於加深了她的憎恨。

她想到——在那年，可記不起那一年，終之，她還年青的時候，在學校裏鬧過一次同性愛，記得也是春天，一個富有詩意的早上，在校園裏的桃樹下，和××合唱過「愛的花」。

鄉村素描 馬·櫻

(二) 溪邊

太陽睡醒了，輕輕地用牠的玉指，桃開朝霞和晨雲織成的軟帳，探出臉來，把牠那溫柔的光波投射到這條小溪邊。

小溪在晨光下悄悄地，靜靜地流著，就是魚兒躍出水面的聲音，也可以聽得見。

沿溪生長著的那些柳樹桃花，都已飽孕着春的氣息。柳枝的嫩葉兒，綠得耀眼；桃花却在濃綠當中綻着一個個粉紅色的蓓蕾，很像十三餘年紀姑娘的玉乳。

太陽漸漸兒高了，溪邊也突然熱鬧起來了。你看，——自然要站得遠些看才有趣，那些蹲在那兒洗衣婦的影子，便像是水裏的浮石，被水沖激的搖動着。輕快的笑語和雜沓的搗衣聲應和着，好像是鄉間早晨天然的音樂。

在她們洶裏，可以看出一個女人一生的變化，這裏有五十歲的老太婆，頭髮已經花白了，額上臉上的皺紋，深刻而明顯，就像一池春水被風吹皺了一樣，嘴

在她二十歲那年的春天，在×縣做過一次革命工作，她會領導着數千羣衆唱過革命的戰歌——馬賽曲。

這些，她也會清晰地記起；更易模糊地忘了。春去春來，幾度春風，幾翻秋雨，過去了，一切過去了。現在她如一隻失了羊羣而迷路的羔羊。

二

春啊，春是美麗的，春是富有情感的；正是修道女動凡念的時候。

五年以前的春天，她不是現在一個憂鬱的老處女；是天真的，嬌態的古越美人——豔紅。

祇因她的美麗，是又是貴族小姐，因之，幾個五四運動以後留過日的時髦朋友，送了她一個「玫瑰子」的雅號。

玫瑰子有一個世代書香的家，祖父是清朝的八股才子，進士出身。可是生下了她父親的孽種，終於敗了「世代書香」的門風，幹着革命的玩意；這些可不管得，革命也行，「世代書香」也好，這，對於玫瑰子是茫然的，她只愛着爸和媽，因為爸和媽給她的愛是如何的深啊！

她受過「經典教育」，由經典教育轉灣到五四以後林翠南式新文化教育，也進過省立師範。她的家庭狀況，由中資產到小資產，由小資產到平民化。她的生活，由「紅樓夢」中千

金小姐生活，到新陳代謝的學校生活，由學校生活而革命生活，而現在的沒落時期。

春啦！春在有一個時期在她心上播了一顆甜蜜的種子。

當種子成熟的時候，開了愛的花，使玫瑰子的知覺上發現除了天性的愛之外，還有兩性的愛；那耐人尋味的兩性的愛哪！

那在她進省立師範第二年，正是一個詩意化的春天，一個夕陽掛在樹梢上的黃昏，她在校門前的田隴間遇到了他，一個縣中的學生，一個忠實樸素的青年。

「這是××！」
「這是××！」

由同學的介紹，她開始認識了他；並且她由他那裏探得許多新的學識，新的思想，和革命的偉大意義；更認清了他強烈的個性，他的一切。在自然的趨向下，那必然性的戀愛的喜劇，就啓幕了。這使得愛神也會驚奇的；他們中間的愛，只有幾封長信促成的，年青的人們，會感到戀愛的神祕化嗎？

春風一陣一陣地吹，吹綠了溪邊的垂柳，吹紅了牆角的桃花；更吹醉了玫瑰子的心，在春光下放歌，在愛人的懷裏沉眠。

她時時刻刻做着理想的夢，她更努力築成她幻想的宮殿，她希望着愛人的手挽着她走上黃金大道，幸福之宮。

一個半開化的鄉鎮上，封建的潛勢力是多

已經灑了，說起話來，又嘮叨，又囁嚅，老是和別人纏不清。這裏也有三十幾歲的中年婦人，有的還很俏，有的却顯着快將衰老的樣子。這裏也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他們最愛說，却又最怕羞，於是那些老些的便時常拿她們來取笑，說說就說到男呀女呀的，身上去，害得她們垂下了頭，望着水裏的影子，心裏不知是喜歡，還是討厭？總之，有些不安，也有些胆怯，深怕那老的嘴快，小的嘴尖，說到自己的身上來，臉兒漲得比岸上的桃花苞兒還要紅。這裏還有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她們最快樂，最天真，最會笑，她們原不懂的什麼男呀女呀的，她們便不怕羞了。

這兒倒是言論自由的世界，她們什麼話都可以拿來談，拿來笑，但是，笑多了，也會惹起無謂的爭吵來的，就像桂花那個大姑娘，便歡喜時常找人吵架，而且她有着一個強硬性兒，不論和誰吵起來，她一定要贏輸了，她就投河上吊都做出來，大家都有點怕她，替她取了一個綽號，叫

麼的農厚，專制的權威到處伸展牠的魔掌，撐起禮教的大旌，巡查到每個角落，壓制一切新思想的發展，新生活的創造。在這樣魔鬼所握權的世界裏，玫瑰子的自由結合，自然要認爲叛逆行爲，越軌行動，因之，他們的殘酷刑具加上了她的芳心，把她的芳心蹂躪得千創百孔，但是，我們這勇敢女戰的士，並沒有一點畏怯，反而加強了她前進的意志。

臨到她的母親當了禮教威權者的劊子手，來執行女兒的罪名，先是施展她破壞的手段，後行勸誘的手段，想把她從愛人的懷裏拖出來，另行憑「媒妁之言」許給別人，強迫她墮入深坑。

這使玫瑰子嘗到第一次人間的苦汁，可是她顧不得許多，她相信自己的力量，於是她只有逃亡。逃出禮教的樊籠，逃出生活了十九年的故鄉，實行她在渺渺茫茫的人世，開始漂零生活的初步。

三

春，帶來了人間的歡躍。

春風吹醒了一切，一切都在蓬勃地生長，桃花鮮紅得像烈士的血，柳枝跳躍着像革命戰士的心。掙扎啊，奮鬥啊，創造吧！在這樣的季節裏。

一九三〇年的春，春風吹起了革命的高潮。正是玫瑰子開始漂泊的第二年。她父親得

知了這個消息，特地從遼遠的×省趕來找她。找到了，這個革命的老戰士是十分瞭解他的女兒的，故在一見面之後，就給她許多鼓勵的話，並且依舊送她進學校唸書。

她經過這次波折後，把人生觀轉變了。她知道學識是重要的，可是她更需要認識實際生活。

實際生活是開始了，她一方面在校中掛着名，一方面加入了婦女協會，幹起革命工作來。

像這樣的女子，在病態的社會上是到處不能容留的，受傾軋，受排斥，在玫瑰子的心中已認爲平凡的事了。當時的學校當局對她非常注意，而且認爲她的行動對於學校前途有妨礙的，於是她在她幹革命工作棘手之際，時而不上校，這樣一來，學校當局以爲有隙可乘，就將這個罪名揭示出來，把她無理由的開除了。

在那個時期裏，她成了社會人士唾罵的目標；尤其是故鄉的父老，得知了這個消息後，認爲「家門不幸」，妖精出胎，丟他媽的十八代的臉，許多「世道日衰」和「女禍女禍」的高調，把她的耳膜都有刺破之慮，可是，她不顧一切的誹謗辱罵，她知道有許多人會瞭解她的，尤其是她的父親。

丟了一切牽望，於是她倡導革命尤烈，她知道，中國需要革命，不能永遠受帝國主義的欺壓，羣衆需要人來援救和領導，不能永遠受

做「雌老虎！」在背後時常有許多人說她壞話，那些老的，更擺起老架子，嘮嘮叨叨的說她是什麼「掃帚星」，「潑辣貨」！可是只能在背後偷偷地罵她，只要「雌老虎」到了面前，就誰都閉起了嘴。

這天早晨，溪邊又紛擾起來，事實是這樣的：李家媽媽不知那裏來的氣，便放在桂花身上發洩，在衆人面前，罵桂花怎樣不好，恰巧桂花跑來了，李家媽媽沒有看見，別個又因爲李家媽媽平日愛罵這個，罵那個，心裏都有點兒恨她，故意不關照她，讓她起勁地罵下去，都被桂花聽見了，於是兩人便吵起來；李家媽媽罵桂花是「雌老虎！」將來要吃掉丈夫，吃掉公婆，自己也沒有好死！桂花氣紅了臉，跳着腳，也罵她是老妖精，幾個人都被她迷死了，家裏要遭火燒，老妖精准定逃不掉！兩個人的對罵，正是侏兩相稱。後來，兩個人便扭打起來了，李家媽媽喫了年紀的虧，老被桂花壓在底下，幸而大家把她們拉開了，算是沒有闖禍。

李家媽媽披散了頭髮，帶哭帶罵的又揉着頭上的痛處。桂花像一隻獅子，跳着腳，又快又尖利地罵着。

(第二節完)

軍閥，資本家，地主的剝削，過着非人生活。

「起來吧！大家起來革命吧！」

「該是我們抬頭的日子了。」

「推翻一切的魔權！救我們的國，救我們勞苦的羣衆！更救我自己！」

「創造我們的新生活，新世界！」

這是玫瑰子當時的口號。革命的高潮，掀起了羣衆的力量，×地要翻身了，捧出一切魔權的囹圄，掙扎啊！奮鬥啊！劍子手的刀在頭頂上揮動着，到處流着民衆的血，然而，一羣一羣的人，還是掙着踏上烈士的光榮之路。鬥爭開始了，×地發生了空前的大屠殺，軍閥揭穿了牠的假面具，猙獰的獸臉上，滿現着殺氣。

這一次的革命又失敗了，使得玫瑰子覺得非常痛心的，但也值得懷念的。尤其在這次犧牲者中間，她的愛人也被逮捕，判了無期徒刑，喪失了一生的事業和幸福，幸而漏網的玫瑰子，得間逃到數百里以外的大都會來，託庇於各列強的勢力下，忍氣吞聲地生活着，回想那往日的壯舉和美夢，更探想到那未來渺渺茫茫的前途，雄心死了，志氣銷沉了，祇有悲哀和沉淪。

四

春又來了，抬頭看吧！純澈的天幕上

，飄浮着幾朵白雲。春風在人身上加了些涼爽的感覺，但也帶來了麻醉的氣息；這氣息到處流溢，受流溢到的人，只覺得倦和懶，此外，還聽得到歇斯德里的呻吟。呵，春來時，大地上的人羣，像失掉了靈魂般的歡躍着，誰還顧及自己的身子依舊在火山上呢？

這使得玫瑰子不能忍受的，那小資產階級的迷夢，在春風裏只是加深酣睡，永遠不會醒了啦！

都會裏是沒有春的，見不到一草一木，更見不到河山的秀美。玫瑰子每一踏上街，春天大減價的旗幟上暗示給人，汽車銜接着汽車，像春之野的蝴蝶般在追逐。鋼骨水泥的建築物，只在加高牠的身子，蔑視一切，像永遠不會傾塌的了。「蓬蓬」的鼓聲，這不是毀滅的象徵嗎？玫瑰子心裏想，在她久經滄桑的臉上，發着苦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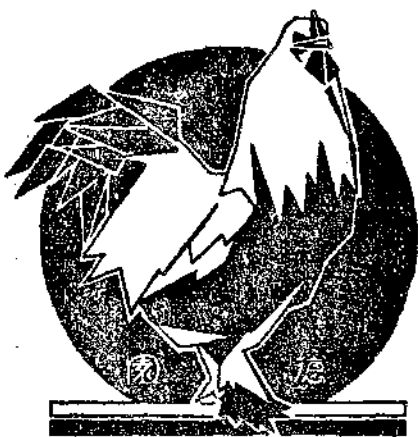
她想，失掉了靈魂的一羣，孤步的旋律上是不會生着根的，當心你們的沒落。爵士音樂是麻醉人們的理智的，幹嗎你們高興聽，這里不是樂土啊，二十四生的炮口一轉動，霎時會掃平你們的世界，那時看你們在瓦礫堆裏撲着屍體跳華爾滋吧！一切都使得玫瑰子不高興，目前的，過去的，都像一個靈感的幻覺，認真他幹嗎？

她只帶着漂零的身子，孤獨的悲哀，舉着闌珊的步子，走着未完的人生旅途。春風是不會注意到的。

德園家禽函授學校招生

本校採用最新方法，函授養雞，保證學成。所編講義，浩博精深，言皆有物，是斷然實驗講座，而握一切養雞書籍之權威，故自開辦以來，學員遍於海內外，莫不同聲讚美，而依法養雞成功者，指不勝屈，欲知詳細，請索章程。又本校所刊行之禽聲月刊，專談養禽新法，全年十二冊，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四角郵費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地址 上海三馬路鄭福蘭堂



離愁

萍子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李後主，「相見歡」

跳下十七路電車，我感到比平日荒涼一點。雖然，菜市路的一切不減於昨，但我過敏的神經體會出是太乏生之趣了！

本能地跑入悅來坊，當每一塊地皮觸到腳尖時，心裏就銘起了無限的愁緒！

六十號的門開着，說她很美麗的五小姐在天井裏跳繩；我默默地摸上了扶梯時，就聽出老許全蜜司俞已來了。

S已起來了，整着小提箱。老許和蜜司俞幫全着在整鋪蓋。他們對我一笑，我覺到很難受，這似乎是一種示威的笑！S看看我，不作聲，但我已覺出他有點傷感，當這充滿了熱和力的眼光傳來時。

我潛意識的動作一次歇一次，我不知怎樣才好，只是手足無措的，S似乎想笑我了，我真不知怎樣才好呢？若沒有老許和蜜司俞的一種示威的笑，我一定會倒入S的懷裏哭起來，哭一個暢快。

一切都舒齊了，各人抽了口氣，空氣是跟着沉默，也可說是跟着緊張。S叫車去了，老許站着，蜜司俞收拾着幾隻發鏽的餅乾箱；我橫在一隻凌亂的牀上，蜜司俞說了：她轉過面

來，向着我。

「難過嗎？S去了。」

「不，我是在替他歡喜。」

「怎麼不難過呢！我也很不爽快。」老許說：他斜轉眼來看看我，我對笑他！心是抖了，我找到了自己笑聲中的悲哀！

S來了，說是只叫了兩部車，找不到大英照會的。於是決定先送走了老許和蜜司俞。

當他們坐上黃包車的時候，S大聲地叫：「蜜司俞，請你常常去看看她啊！」

「那一定的，你放心。」蜜司俞飛來了一陣溫柔的笑！我只對她揚了揚手巾。

「老許！你也常常來看看我啊！不要爲了你朋友去了而忘記了我。」接着我悽然對朝着我在笑的老許說了。就這樣把他們送走。

大英照會，一時依舊尋不見。S決定雇汽車了，當看了樓下的一隻掛鐘時。

簡單的行李終於被汽車夫搬下去了，我跟着跨出了亭子樓的門時，回頭看看，不禁眩然欲涕了！這裏，曾經是歡叙的一個樂所！每一絲在飛舞的塵埃裏，有我們歡笑的餘音，有溫存的愛，有甜的蜜語，有並肩的雙影，有陶醉的吻！唉！人去樓空，瞧着這凌亂，這散漫，何時再與我的S來重新整頓這小樓呢！

感傷把春天的太陽陰霾了！

我被S推入車廂時，我是呆如一隻木雞無

春夜隨筆

芷心

同學C君，他的家裏爲了他的出外讀書的供給，幾破產了『畢業』返家，看見家裏都以番薯作糧食，他乃眼睜睜地望着他的父親，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是籐打的呀，還是樹打的呀？次日，他的父親叫他往掘番薯，他又皺着眉頭說道：『我是斯文人呀！我的肉這麼嫩，我的腳皮這麼薄，我……我能夠嗎？』

當你同着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你不可從大處着想，最好就是從小的地方去做工夫。因爲一個懷春的少女，每當更深難寢之時，必會從最小的地方，從你的一言一動上去分析和批評你！

× × ×

要談戀愛，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戀愛心理，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靜的，在這種女子面前，你最好是放莊重一點，她會說你『溫文爾雅！』一種是好動的，在這種女子面前，你最好是話不停口，也不要停足停手，那她就會

說異。

車身奔騰着，不時發着懶疲的吼聲，相握的手，似已失去了熱，兩心是同樣的塞住一團棉絮，沈重！不時的跳動。

到站了，默默的走入月台。買票，驗票，來不及買月台票，軋票員要廿一個銅板，恰巧少了一個，他說可以通過了。他把銅板塞入褲子袋，我們才明白。

車廂的坐客已不少，S揀了個朝窗的座。

「吃飯去是來不及了，你怎麼辦呢？」我記起了S還餓着肚，着急的說

「不要緊的，在車上可以吃。你呢？你怎麼辦？不是也沒吃早點？回去午飯又趕不及了。」

「我不想吃。」

「餓了，是不行的，我先去買兩隻麵包來吧。」S說完，不等我答應，已擠出了人羣。

「我還買了封豆腐干，你吃豆腐干好嗎？」

S知道我是不歡喜吃麪包的，他剝開了小小豆腐干要我吃。

「不……」我說不出話來了，哽咽在心頭，我的眼淚被對面一個老頭兒的目光逼住了！

「傻孩子，不要這樣啊！歡送我的行，應該開心的，真是聰明一世，朦朧一時。我心裏更難過了，瞧着你的樣子，叫我如何放心呢！」

「……」

「千萬別小孩氣，不久我當來看你。三月裏你也可以上蘇州來，我陪你玩虎邱去。好了，開心點，我要看看你的笑哩！」S只是想引我開心，但我的心呵！已被凝住了！我含着淚免強笑，笑，引出了對笑，但我敏感的心呵！又覺出這對笑，是比哭還難受。

「好，不許再難過了！我走後，好好的用功吧！寫點文章，寄給我瞧。」

「是，此後當好好用功一番。到蘇州後，不要打牌，打牌是不合你的身體的。」

「我曉得，你放心吧好了。」

「……」默然，我只有悽愴。

看看時候已是該下去了，我帶着不歡的心跑出了車廂，脚步是沈重得很。

「飯要去吃的，聽見嗎？不要使我掛念，自己當心着自己吧！」S嘮嘮叨叨的又向我說了，我點點頭，說不出。瞧着車輪，瞧着鐵軌，再抬眼瞧瞧車廂；這裏面是載了無數的心！歡樂的，悲哀的，隨着環境分割了各個的界限。征夫的壯志，怨婦的淚痕，游子的寂寞的心，流浪者懶疲的靈魂！兒女的柔情，壯士的英氣……這裏，是靜待了，靜待這伏在鐵軌上的車輪的輾動。

綠色的旗子起處，我的S已上了車身。窗口，我眼見了他瘦的臉，微笑！

「再見！」車身已動了，我怔怔的。一個送孩子和母親的男人他看着我，走了。

我像被拋在荒郊裏！是失了羣的小羊，是斷乳的雛子，是……

愛帶去了熱的力，溫柔的低語，只留下一個微笑的影，在我的沈思裏翻騰着！

一九三四年元宵節

你「個儂風流！」

× × ×

友人T君，沈靜寡言，博學多識，在朋輩中有聖人之譽。每當各人在熱烈地討論着時事的時候，他却從不發過一言，只是縱聲大笑。怪而問之，對曰：「現在祇許你笑，尙未是說話的時候！」

× × ×

中國文人的習性是：新罵舊，舊罵新，新罵新，舊罵舊。罵，彷彿是他們所最擅長的；好，好像是他們各人所獨有的。這話並不撒謊一脈相傳數千年來都是這麼樣的，依生物學講來，這恐怕是「遺傳」吧！

× × ×

有一次當學校試驗黨義的時候，同學們都忙着讀書；獨F姑娘不讀。同學們怪而問之，她乃笑而對曰：「總理不說「不知亦能行」嗎？那麼，我還讀牠做什麼呢？」若F姑娘者，可謂忠實的總理信徒矣。

× × ×

殘軀

康筆愷

一片熱夏的火光，無際地燒着光油油的馬路；攪振起頹廢的精神，拖着瘦弱的病軀，爬高山樣地喘着氣，流着汗，奔向××銀行去，蒼白的臉，在白色陽花底吻照裏，枯乾得毫沒有一絲油光的反射，肺病漲縮地不時壓榨出空洞艱澀的咳嗽聲，痰沫梗在喉頭打滾，頭腦被恐怖預兆抽絞得陣陣發痛，眉心間擠出幾條愁紋，用右手探進長衫袋內緊捏一封團緜的信，憤懣的表情內，樣子很吃力似的，彷彿拖出出全身底力量，想搬壓在心頭的一塊沉重的鐵板。

這封信，是行內經理寄給他的，上面的字，一個一個地落在他底腦輪上轉旋，他一遍又一遍地推測，分析，解釋和盤算，結論總是那麼一個意思：爲了他底肺病久久遲延，長期荒棄了應盡的公務，行內對於他底復職不能再有所期望，斷然把他斥職了，從經理簡截的口吻裏，戰慄地望到自己底末途，比至于進醫院症治時看到醫生搖頭吞吐，隱示出病情危險的標記的時候，更深地體味出死的恐怖。險重的疾病，在憂慮苦痛中總還忘不了一種轉機的希望，破費些心痛的錢經名醫良藥治療，加于靜心休養，雖受經濟底束縛，不能如願到杭州葛嶺那樣清靜的風景裏養病，可是靠天爺底保佑，在這間狹小混濛着炒氣的租屋內或許也可以慢

慢地恢復了健康。假使一經被注決定斥職，斷絕了薪金底接濟，不但醫藥費無從着手，連一口米飯，也發生了問題。在飢病雙重底交割下，牽累賢慧的妻子和天真的孩子，將在飢慌中演出怎樣的一幕悲劇，妻子，孩子底生命是緊地連繫在他底生命柱石上，而他完全要依賴于服務了多年的銀行。他不能脫離××銀行，正似他底家庭不能脫離他一樣。所以這封信，非但祇是一塊鐵板，壓着他底心而已，簡直似一座埋葬他們整個家庭生命的墳山，爲了他們還燃着生活底希冀和慾願。他不得不跳出了病牀，鞭策自己底病軀，逃去苦求經理賜還他生存的權利。

在這黯澹的境遇裏，他設想達到一點光輝，回憶以前在行時經理時常讚勵他辦事的勤慎和誠實。對他是多麼富有情感的。那麼這次求助，不，簡直是求救，經理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的。昨天向他發表的鐵冷意志，會在他悽愴的訴說裏溫暖地化解，他翻動深陷的眼珠，求憫地望望火紅的天，驚跳的心，緩和下去，慌張的神色，烏雲也似地散退些了。經理底臉，一定的，和三月前一樣地親善他，心，和三月前一樣地愛戴他，他是如此地信仰祈禱着。

到了××銀行，一瞥門面底情形，依舊是三月前底老樣子；二塊光亮的銅招牌向過路人笑嘻嘻地表出內面底榮繁。玻璃櫥窗內所設備

愛人應注意的一件事

馬櫻

忻忻來函，叫我替本刊寫一些關於「春」的稿子。我知道春的用意，那麼公子哥兒，摩登小姐，成天的沒事做，換了新式的春服，你的肩揆上了我的，我的臂彎掛着你的，到公園，野外去尋春。春對於他們的確是甜蜜可喜的。他們不需要看這一本薄薄的冊子。那麼，忻要出什麼「春」之專號，豈非多事！可是世界上不僅完全是錢的人。就像我們幹這勞什子的筆墨生涯的朋友，真夠苦惱，整天把可愛的青春消蝕在墨水字堆裏，因爲不這樣，便沒有飯吃。那裏還可以抽出功夫來陪着愛人去遊公園，踏青呢？就說我個人，雖然此有些人自由得一些，可是春到了許久，我竟沒有知道，昨天站在門口閒望，看見東鄰的院落裏透出短牆的柳枝，已經裝上黃綠的芽兒，我這才明白。春確已到了人間。因爲這次發見了春的蹤跡後，便覺得風吹到身上來，也怪溫柔的

；的勸人存款的圖畫廣告，還沒有換過。彈簧門依舊被出進的顧客推搖得「幾咕幾咕」地吐出斷續的怨語。可是他踏進行內面去的心境是全然異樣了。以前他挾着皮包跨着匆忙緊急的脚步，氣昂昂地推進門去，腦膜上閃出「爲社會服務」「爲家庭造就將來幸福」的光輝，內心是充滿得意和舒暢，外表裝出一個笑來酬答同事們底笑。現在，現在進去是爲什麼呢？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肺病鬼，像乞丐樣去乞求麪包而已。

手軟軟地，眼光窘迫地，吊着胆小的心挨進門去，一片嘈雜的算盤聲，歡迎一個舊主人似地向他呼喊了，他習慣地先射視到證券部內自己底座位上。發現一個新來的，壯實的，學生模樣的青年，穩穩地坐在那裏替代他底職務了。他轉過臉來萎縮地朝內面走，延路熟識的同事底臉，探過來一窺他那灰白的皮肉，就迅速地嚇跑回去，做出假意的正經，默聲理他們底事務，這種冷然不可侵犯的態度，他明白是防禦他嘴內肺病菌底襲擊。同時，他記得，就是這種冷冰冰的臉，以前是常常對他誠意地點頭微笑過。淡漠的空氣擠得他感到一陣孤苦的淒涼。雖然他不是特來討甜蜜的安慰和哀憫的憐惜，他是需要比這類精神上底賜予更重要的東西，可是同事們底冷防他所扮演出來的容貌，勾起他今昔的幻感，他暗地吃驚僅僅別離了三個月，他們和他底關係上，意構成那麼深深

的一條鴻溝，在他底生活上，明顯地劃出希望和失望的相反的一面。

要近經理室，看見光頭茶房灣駝了身子，像一條倦了的老看門狗坐在板凳上打盹，愷推醒了他，催他傳報經理他到來訪問，光頭茶房抓一抓光頭皮，釘住好久不見的先生底病容，一翻詭異的眼色，進去通報了。

一忽兒，光頭茶房出來拉開吊起的彈性矮門，灣出左臂，謙卑地喊一聲「請」，引進他底脚步。

一進門，視線碰觸到經理底肥臉，正在費力似地擡起來，他拔出脣間粗黑的雪茄，吐出一溜烟，似乎很生疎地打量特來拜訪的是誰，

「張先生。」愷忍不住再延長一秒鐘經理奇怪的默視，拘謹有禮地一曲身子致敬，嚙着下脣抑止來時苦楚情緒底爆裂，迎合經理那種出于意外的冷淡，假使經理換一種態度，立起來跑過去握住他底手，關心地慰問他底病情，那他底眼淚必然從心底瀰出來掉在經理底手上。不是哭訴病中底苦况，而是覺得對行內長期失職上良心底懺悔。現在經理凜然的威風，把他這種忠心的熱情冰化了。

「哦！」愷底聲音和態度，似乎打醒了他底認識：「是唐先生，那邊坐坐」指着一張離自己最遠的坐位。

「謝謝」他遵照經理底意志小心翼翼地坐下來了，飲一口茶房捧過來的熱茶，稍稍澆潤

太陽照着我的臉，也怪輕鬆的。我體會出春爲什麼值得人歡迎。我們因爲沒有生個「福命」便只好退一步想，看看關於「春」的詩，「春」的詞句，「春」的文章，寫些「春」的文字，雖然在這裏面所尋着的「春」之氣味，仍是枯燥和無聊，但總此讓「春」在悶坐沉思中逝去的要好得多。——真希望着我們這本雜誌的人，在裏面會嗅着一些「春」的氣味！

春天是睡眠的好天氣，我們翻開古人的書，便可以發現「春眠不覺曉，——鎮日價情思昏昏」，等的句子。而現在，自從陳玉梅女士的「催眠曲」一片風行後，當這千金一刻的春天，我們的愛侶們正好躺在柔美舒適的沙發上，閉着眼睛，你摟着我的腰，我偎在你的懷，讓無線電撒散出來的「催眠」歌曲，包圍着你們的愛，不向外走漏了一些。大家就這麼睡呀睡的沉醉在春天裏。因爲好睡，所以也不願意這最宜於睡眠的春天在繁雜的工作中犧牲掉，只要月兒偷偷地跳出

天厨味精

調味上品



中國天厨味精公司出品

A.B.C.

襯衫

一件上身。百倍精神！
式新工精。價廉稱心！



上海南京路

服裝大營中國內衣公司全國均售

國家之興衰系乎文化文化之發達端賴印刷故歐美各國莫不注重印刷事業敝公司有鑒於此特向歐美購置新式機器精選上等色墨承印中西大小文件書籍雜誌報章單據簿冊股票以及各種美術品物已歷有年數取價特別低廉工作格外道地深得各界之贊許倘蒙 惠顧無接竭誠歡迎如有所接洽請即電話九二〇三〇通知敝公司當即派員前來或請移玉白克路珊家園一二三號定能滿意

上海明華印刷公司謹啓

歷代名將用兵方略

吳石仙纂述

每冊實價壹元五角

現款批發格外歡迎

六折計算以示優待

上海四馬路

作者書社代售

各省

武學書局分售

老牌 香味 雋永



大號六角 小號四角
上海四馬路 中西大藥房 總發行

焦乾的喉嚨。

『你帶病到這兒來有否事？』眼光落在左手的公債行情單，右手扭弄着他底鬚鬚。雙腿交叉地翹起，跟着埋在迴轉椅內的屁股在地板上划着圓弧，口內噴散出濃濃的烟霧，怡然自得，漠不關心的樣子。

『是，有些事要請示張先生，——昨天接到先生底來信，我感到非常地痛心，我在行內任事，自知是很能自勉的。曾經得到過先生不少好意的獎勵，想來，因為我不幸染上了重病，而搖動我底地位，諒先生是不會吧！今天特地負病跑來，就是要求先生繼續維持我底好意，收回先生昨日賜我的意見。』口和鼻加速地煽動，怪陰鬱怪吃力的求告，眼光死釘着經理底側面，心卜卜地跳，像跪在佛爺底脚下，虔誠地求籤，卜問命運的好壞，等待經理底嘴內，慈悲地吐出一張大吉大利的上上籤，安定他那已被病魔咬得破壞的體魄。

經理停止了腮底得意地抖動，仰望白色油亮的天花板，躊躇地做一個縹眉討厭的思索纒回答：『你是一個勤懇的辦事員，我是十分信任的，不過爲了貫徹本行向來的慣例，對你底割愛，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你也得明瞭，你離開了本行，我還是很信任你的，等你恢復了健康，仍舊需要你進來任職的，並不是永遠地離棄你，是的，我是永久信任你的，現在你在嚴重的病期中，我是無法幫助的了。』話說完，

伸起臂膀，張開嘴，漲起胸部，打一個呵欠，一串通順理直的話，累得他顯得懶倦了。

『不過，——張先生……』心胸間迸烈出一些什麼呢！明知封鎖了薪金底接濟，等于割斷了全家庭生命底喉管，一個人每一分鐘內都應該打算自己底生存，肚子底饑叫，可以軟化剛強的自尊心，塗穢了本來的臉目，卑賤地乞憐人家伸出黃金手來撈救，但是跪在經理底脚下，申訴生活底窘狀，拜求佈賜一個生機是可能的麼？此地銀行標幟出是一家十足爲營利的商業組織，並不是一個慈善機關，那裏可以求牠犧牲一筆無代價的款子，沒有工作的能力，就剝奪索取麵包的權利。「怎麼辦呢！」心尖上底血，像一條抖抖的寒流，他恨不得挺一下身子，喊出「我可以明天進來辦公麼」可是誰肯相信呢！自己不消說，在睡眠中也感到日子難過，經理，不是瞎眼，鬼樣的一副骨節，一眼可以看出工作的精力已經凋枯了，流盡了，空荒的身體，一點用處也沒有，他睜着失望的眼，呆呆地凝視着經理，經理依舊在空間散佈烟霧，油亮的大腦壳吻着電燈光晃動，專心研究公債行情單，愷那半段的寒顫話，吹不動他底一根汗毛，肥臉上透出判決愷死刑的法條，因此室內底空氣凝成一塊鉛樣地塞住愷急促的呼吸，寂靜，在愷看來是死樣地寂靜，他底生命或許在這死裏消滅，經理背後的一只黃亮的電風

雲團時，我不管今天的事情有沒有辦完，便倒在牀上去睡了。我沒有愛人們的熱情的倚偎，每夜我醒來的時候，却感到腳邊有些微溫，一看，知道我新從友人家裏討來的一隻狗，黑而發光的毛，項圈和腳全是白的。因樣子很可愛，便給牠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美麗」，這是因爲友人們看見我太孤單，才送給我的。大概是牠在舊主人家裏睡得舒服慣了，所以到了我這裏每夜牠偷偷地爬到牀上，睡在我腳邊。後來睡慣了，我也不忍趕走牠。我把牠捉到家裏來的時候，牠的肚裏已經孕着幾個小生命了，但因為肚皮并不十分大，我沒有想到牠會在最近就要做產婦了。這天我早晨醒來，忽然發現「美麗」已不是睡在我的腳邊了。我叫了牠兩聲，沒有答應。我聽得牠在牀下慘叫，像十分的痛苦。我被牠嚇了一跳，這是什麼一回事？莫不是牠也像嬌養慣了的小姐們，吃不來這裏的東西，睡不來這裏的地方，夜間受了凍，早晨吹着風，患起什麼病來了。這可糟

扇，翁翁地搖頭，代替經理咒罵他那恥辱的醜態。

光頭茶房突然進來，在經理底面前，雙手遞過一張名片，小兵對長官樣地作一個稟告，「張經理，有王先生要會見」。

「嗯，請他到董事室坐。」

光頭茶房向後轉急急地出去了。

經理立起身來，巔起脚尖再打一個呵欠，鄙夷不屑的眼色向愷身上一掃：「唐先生，沒有事了吧？我有些事要去會客，那你也可以早些回家了，病是要在家靜靜休養的，再會吧！」他咯咯地敲着廣漆地板移動步伐。

「再會。」心被經理揉得破碎，可是不敢回過頭來逞強狠狠地門罵兩聲，還要從死灰的臉裏劃出一個強笑來應和着對方箭鋒似的眼角，飛出那惡意微笑。

他宛如一條偷食的黑狗被打出門去，抽動一下昏亂的神經，暈眩地跟着經理竄出去了，再通過同事間底冷流，那邊出納股叮鐺的銀洋聲，刺耳地追過來嘲笑他，似乎在說：「滾出去吧！窮骨頭，窮得骨瘦如柴的殘軀啊！在我們底宮殿上那有你底立足點。滾吧！快，我們白光的臉孔下，不要映出你那種窮相。」哦！以前他會經管理過牠們，不，那裏談得到管理，只配稱呼牠們底奴隸，現在病了，連這點奴隸資格也被剝奪。

仍舊回到這條熱烘烘的馬路上，「什麼辦

呢？天啊！」他拉緊頭髮；在心中打開發亮的天空，豆珠般的汗點，密佈在他底額際。他往何處去，何處是他底生路？四周存在的，奔流的同類中，他無法去討得一點同情的憐惜，誰想到他是應該同情的呢！一個苦力被巡捕蠻力毆打的時候，一幅明顯的淒慘的血淚交流圖，是可能引起周圍觀衆們暗暗地不平和感嘆，但是在他漂白的麻布長衫內，准能看出是包裹着一副資本主義遺棄的殘軀呢！長衫階級底苦命啊！向何處去伸訴。

衝進一間狹小的，租來的小房間，氣呼呼地汗在全身匯成無數支流，頭腦昏沈沈像浸在水裏。對於眼前的妻子和孩子兒，麻木了交淡的思索，其實，他有些什麼話可以說，從外面帶進些什麼福音來澆潤她等焦的心，他不能想，肢體酸痛地撲倒在牀上，胸部浪般地伏動。

正在打掃地板的妻子，一瞥他進來這種突變的病態，驚慌得掉下掃帚，搶過去按摸着他的額際。

「怎麼啦！路跑得辛苦了麼？」

他抬起頭來，對於她愁悶的驚問發愣，他能給焦慮的妻一些什麼安慰呢！

他耐不住細嚼他灰黯的眼窩裏爲她所含蓄的情意，逼緊一步地問下去，「請求真的發生障害麼？你再別看我不響啊！」

坐在竹椅上伴着洋囡囡遊嬉的孩子，見爸爸進來穿上長衫，猜想一定從街上回來，記起

糕！我那裏有錢來送牠進醫院呢？我急急的起來。想看看牠到底有沒有病。

剛在穿衣服，我忽然聽是小狗們的聲音。「美麗」也不叫了，我才明白，並不是什麼病，牠是在今天早晨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了。

牠自從有了幾個孩子以後，便整天的伴着牠們睡，除是吃飯的時候跑到廚房裏去以外，一日廿四小時，都躺在我替牠做的一個窠裏。樣子也沒有以前的活潑可愛了。真想不到「做了母親，竟會變成一種莊嚴沈靜的樣子起來了。

我幾次到朋友家裏去，牠沒有跟去，因爲牠要喂牠的孩子們的奶。

於是我想出一件事來。願意把我想到的和天下的愛人們說說：春天的確是甜蜜可喜的。但如果在這時忽然肚皮大起來，在形式上像一個大肚羅漢，已經不很美觀，而且走起路來，也非常的不爽快，伴着你的愛侶在公園中散步時，許多眼睛望着你，你能免

馬路上店內底糖菓多夠味，玩具多有趣，他放鬆洋囿活動底臂膀，拍拍手跳起來，「爸爸，抱，街上去，買紅紅，糖糖吃。」拉拖着愷底長衫，用頭鑽摩在他底身上，

「不要鬧，爸爸有病。」

「不，爸爸強，街上去。」鼓起小嘴糾纏着不肯放鬆，意料爸爸街上去得，病一定好了。

「小鬼，放手，爸爸給你累死了。」在他底屁股上吃着了兩聲母親底手掌。

「噉……」他挾緊烏溜溜的眼珠，攤在地上，滾出淚點兒放聲哭了。

愷被孩子底堅長哭聲，刺醒了悲哀的意識，撐起身來抱起了孩子：「弗哭，囿，媽媽厄好。」

哭聲繼續振播着。

「事情到底怎樣了呢。」

「唉！——」一口沉長的嘆息，掀動他那沒有血色的嘴唇，費力陰慘地回答：「我們——一切都完了。」他閉攏眼皮，不忍見她底心在他絕望的呻吟裏破散。

可是射穿了他心中底毒箭，無阻地鑽進了她的底心，她那微疼的眼眶內，沈濁地載着關心丈夫病情的辛酸的流質，現在滲入恐慌家庭經濟的元素一串串地漏下來了，「狠心的經理啊！以後我們的怎樣生活呢！」她恨恨地咒罵，咬緊牙齒，嚙碎本來對於經理堅牢的信念，以

前聽愷訴說經理如何地重用他的時候，她常常暗自度量經理是他們一家底菩薩，他們底繁榮是全賴他佛法的保佑，但是如今他們在苦難中，竟然塗黑了臉孔，像一個鬼，追趕捉拿他們底靈魂了。

「不用哭吧！他是看不見我們底熱淚的。」她洶湧的淚潮裏迸出悲切的低啼了。

「我——我太對不起你們了啊？」他按摩她那蓋住埋在手心裏的哭臉底頭髮，母子調和的啼音，細針刺着他底神經戰慄，他追悔以前爲了銀行內事務的繁複，沒有時間用父親底仁慈來愛過孩子，用丈夫底溫柔來愛過妻子，偕同他們到公園內去玩，馬路上去逛逛，戲院內去坐坐；照例是深夜回家，孩子是在夢中想念父親買來的糖果和玩具，妻子坐在電燈光下耐心等候。現在連維持生命的最低的物質享受也難于供給他們了。

她依然讓哭聲振動她底肩膀和頭部。

無可奈何地掉過頭來，望望窗外，從靠窗口上一面鏡子裏，碰見自己可憐的容貌，——其實，是天天碰見的，而現在又重新相會了，——石灰似的臉色，深陷的雙頰，尖瘦的下巴，凹進的枯焦瞳子，平扁的前額，「啊！想不到六年來的爲社會服務，把我造成這樣一副鬼態。」他辛酸地喟嘆，腦膜浮起六年來煎磨生活的縮影。

是在二十歲的那年，一個活潑潑雄糾糾的

得掉不臉紅嗎？更不幸在這時做了母親，自家的痛苦是不必說牠，孩子是一根線，他繫着你的心，也繫着你的腿，不許你走動。男人們自然不肯長久躲在房裏的，你既然不能陪他，也只好讓他一個人到外面去瞎闖。春天的女人都需要異性的愛撫，倘若她們趁你不在他身邊的時候把他搶了去，你將要怎樣的難過，春天對於你，已不是甜蜜的笑，而是辛酸的淚！

愛人們！這件事確不是玩的！每年四五月裏，你伴着你的愛侶躺在「席夢思」上，請須注意明天收的種子。

一說就說上了這許多。而且越說越沒有好話說出來。朋友們時常善意的警戒我：「仔細被老太婆敲着砧板咒一頓！」性子雖是生來硬，可也有些怕老太婆罵起來的那股勁。好！現在就打住，以後再說吧！

狂瀾

琪玲

××：

青年，從高級中學商科裏，帶出了畢業文憑，擲到機會應考××銀行，很幸運地在擠軋的人羣中被選中了；幾年來學業上的努力隱固了他生命的基石，進行後被派入證券股任職。他勤奮地勞動，二年過後，經理由主任先生底口裏，感語他辦事底能幹和努力，極力公開地褒獎他是一位有希望的行員，他冠戴了經理所賜下的榮譽，過着夢也似的美滿生活，理想努力的花朵，果實，是美麗，甜蜜；他搜集全身底精力，澆灌本身底事務，想在平淡的立足點上，爆出一座綺華的園地。

證券部比其他各部要加倍地忙碌，他在那部擔任了各種繁複的帳目，日間整理傳票記帳，晚上根據由交易所經濟人送來的公債買賣各戶定單，當天要軋帳，套利，和結清，就是辦公時間已經過了，也沒有閒空到公園內去透一口氣，胸部挨緊櫃子，拚命地做去，太陽沒落了，他還獨自倍着算盤聲運用思想，夜不能寐，痺他工作的意志，其實，在辦公室內，終日，終年，分不清白天和黑夜，高高的圍牆漏不進一條光，陽光在那裏沒有一步的腳跡，夜是無限地延長，延長，可是他底心點得太陽般發亮，興奮地擊碎夜底寂靜，做去，做去，經理是早已坐着咕咕的汽車在都市底夜裏陶醉，行員們大多按時出外巡遊，恢復一天的疲勞，深夜，他帶着微笑，提着光明的心燈，衝破濃密的黑霧歸去。

工作，工作，雖然是輕便的工作，不像腳夫扛着笨重的貨物，重量壓在肩上，立刻流出血和汗，可是經過長時期底抽吸，體內每個細胞貯藏着的精全盤澈清了，精神完了，事務還要繼續地做。堅定了心，消磨着血肉補充精神的空虛，艱痛地完成剩餘的工作。血肉少下去，人兒瘦弱了，經理底讚語却在他底耳邊叫得更響亮，更好聽，更有力，他那病態的肉體似浴在酒裏，燒起了一度興奮的情緒，咬緊牙根再做去，做去，心旗在電燈光下飄飄然勝利似的搖動，鼓勵傷兵樣呻吟着的身體底各部分，再一度地躍動起來，前進，衝鋒，衝破這疲乏底包圍，抵抗這病魔底冰手，去完成良心上底任務。

鮮血枯了，皮肉進了，終於，在肺葉上受到了病魔一支厲害的毒箭，再不能起來掙扎奮鬥了。

「唉！——這幾年來，我是爲了生存而奮鬥的麼？奮鬥的真實結果是些什麼呢！奮鬥？奮鬥出賣我底勞力，奮鬥拍賣我底血肉罷了，我到底爲誰而奮鬥。——現在我像個什麼呢！——只被拋棄了的吃剩肉肥鴨，哼！你信任我的，你不是信任我血肉味道底鮮嫩麼！現在我底一副殘骨，當然你是不要啦！在你咬嚼着我的時候，口口聲聲加以讚美，等到讓你剝去最後一條肉絲，你却毫不顧忌地把我塞進垃圾堆裏不要了。你永遠信任我的，不錯，在你底牙縫內

永別了，這是我最後給你的書信。

以後，我不敢再喚你一聲××了；雖說，我喚你不滿十聲，我的心情還未滿足，然而，我不敢再喚你了，不，我不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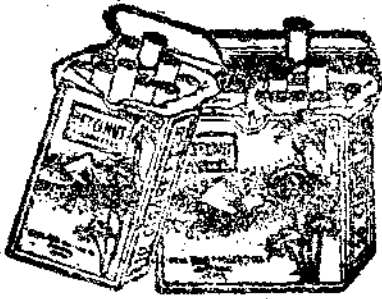
回憶我們同學一月以來，一級中也有四五十人，却偏偏造化弄人，使我的心傾向於你，不久，却又使我和你認識，這種渾噩的事，真使我有些莫名其妙，爲了如此，所以現在我們亦莫名其妙地決裂了。

今朝啊！在今朝我澈底了解你底一切。

以前，本是我不自量力，沒有看看自己是個什等樣人，也配和你交友；但，現在我是覺悟了。

××！『情繭』這部小說，我是曾一度借給你閱過的嗎？我不是曾說我同情於其中的陸鄉金嗎？現在，我竟真的由同情於他而和他處於一般地地位了；但，爲了我不願和他同樣的得到慘痛——死——的結果，所以，我不得不忍痛地和你永別。××！今後你

裝盒每張 裝盒每張
四元五角 六元五角



牌 榔 板

券 獎 銷 取 令 運
法 辦 品 贈 奇 新 之 有 未 前 空 行 舉
比 無 大 偉 行 舉 時 同 品 贈 大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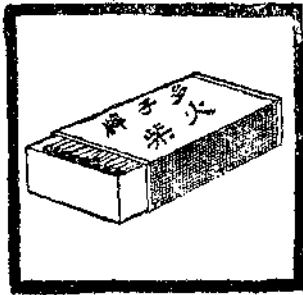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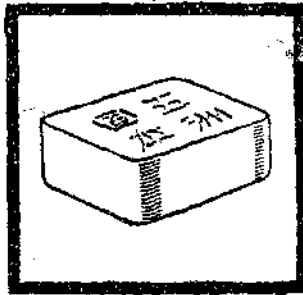
有 興 趣 有 價 值
最 簡 易 最 普 及
人 人 不 落 靈 空

贈品之一 字券換取名貴贈品
每包烟內附有板榔牌香烟字券每字分爲四張
如拼成板榔牌香烟五字一全各者可換
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一百元

贈品之二
每包烟內附有字券如拼成板榔牌香烟四字中任
何一字者可換航空獎券一條有得獎五萬元之
希望

贈品之三 空壳掉換日用贈品
板榔牌香烟空壳一只 可換大號多字牌火柴一盒
板榔牌香烟空壳十只 可換大號西平皂一塊
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 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十支裝板榔牌香烟空壳換贈品只限前加倍本外埠各烟
店均有換取

每支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可換精美多字牌一
每支板榔牌香烟空壳十只可換大號西平皂一
每支板榔牌香烟空壳五只可換精美多字牌一



每包烟內附有此券一張如拼成板榔牌香烟五字一
全套者可換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一百元
如拼成板榔牌香烟四字中任何之一者可換航空獎券
一條有得獎五萬元之希望
注意諸君倘拼成一字牌字請勿掉換航空獎券特轉
成換板榔牌香烟五字再換足赤金手鐲一副

換 牌 榔 板

如 拼 成 全 套 者 可 換 足 赤 金 手 鐲 一 副 價 值 洋 一 百 元

如 拼 成 四 字 中 任 何 一 字 者 可 換 航 空 獎 券 一 條 有 得 獎 五 萬 元 之 希 望

如 拼 成 一 字 牌 字 者 請 勿 掉 換 航 空 獎 券 特 轉 成 換 板 榔 牌 香 烟 五 字 再 換 足 赤 金 手 鐲 一 副

中國華東烟公司
本埠總經理處煙公司
電話 九〇六四



右上：閔翠英女士（勞倫贈刊）

中：麗華女士（周全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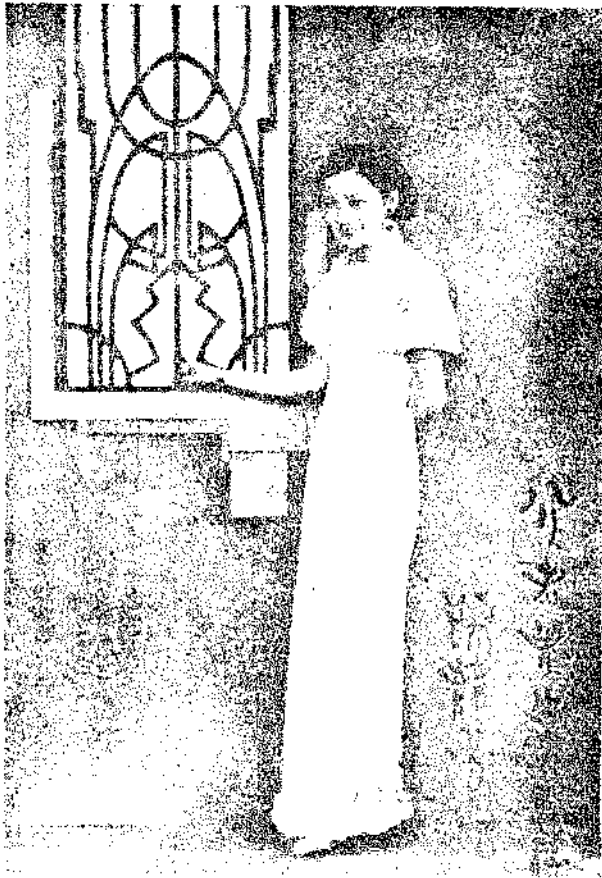
下：徐健女士（周全贈刊）

左下：葉紅女士（李介夫贈）

期一十二第

◀ 版出日六十月一逢每 ▶

陳競芳女士



李介夫贈刊